

集海櫻



老舍著
人間書屋刊

櫻
海
集

老
舍
作

民國廿四年八月初版
民國廿五年三月再版

實價大洋五角

櫻海集

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

著者 老舍

發行者 陶亢德

上海愚園路愚谷邨二十號人間書屋
電話二二五七九號

上海福州路六四九號

印刷者 中國科學公司

直接購

買辦法

本屋所出書籍，售價特別低廉，故極望讀者直接購買，藉免本屋受代售處之折扣欠賬等損失。謹訂面購辦法如下：

(一) 外埠購買，以銀行匯款較為省費簡捷。如無銀行之處，郵票代洋十足通用。惟以五分以下及不常用者為限。寄書郵費另收，但不掛號。如有遺失，由本屋酌量免費補奉一冊，加掛號郵費八分。

(二) 本屋購買。距本書屋路遠不便者，可以明信片示知或電話通知欲購冊數，當即飭人送上取款。

序

開開屋門，正看鄰家院裏的一樹櫻桃。再一探頭，由兩所房中間的隙空看見一小塊兒綠海。這是五月的青島，紅櫻綠海都在新從南方來的小風裏。

友人來信，要我的短篇小說，印集子。

找了找：已有十五六篇，其中有一兩篇因搬家扯亂，有頭無尾，乾脆剔出；還有三四篇十分沒勁的，也挑出來，順手兒扔掉。整整剩下十篇，倒也不多不少。大概在這十五六篇之外，還至少應有兩三篇，因向來不留副稿，而印出之後又不見得能篇篇看到，過了十天半月也就把牠們忘死；好在這並不是多大的損失，丟了就丟了吧。

年方十九個月的小女生於濟南，所以名「濟」；這十篇東西，既然要成集子，自然也得有個名兒；照方吃烤肉，生於濟南者名「濟」，則生於青島者——這十篇差不多都是在青島寫的——應當名「青或島」。但「青集」與「島集」都不好聽，於是向屋外一望，繼以探頭，「櫻海」豈不美哉！

「櫻海集」有了說明。下面該談談這十篇作品。

雖然這十篇是經過了一番剔選，可是我還得說實話，我看不起牠們。不用問我哪篇較比的好，我看牠們都不好。說起來，話可就長了：我在去年七月中辭去齊大的教職，八月跑到上海。我不是去逛，而是想看看，能不能不再教書而專以寫作掙飯吃。我早就想不再教書。在上海住了十幾天，我心中涼下去，雖然天氣是那麼熱。爲什麼心涼？兜底兒一句話：專仗着寫東西吃不上飯。

第二步棋很好決定，還得去教書。於是來到青島。

到了青島不久，至友白滌洲死去；我跑回北平哭了一場。

這兩件事——不能去專心寫作，與好友的死——使我好久好久打不起精神來；願意幹的事不准幹，應當活着的人反倒死。是呀，我知道活一天便須歡蹦亂跳一天，我照常的作事寫文章，但是心中堵着一塊什麼，牠老在那兒！寫得不好？因為心裏堵得慌！我是個愛笑的人，笑不出了！我一向寫東西寫得很快，快與好雖非一回事，但刷刷的寫一陣到底是件痛快事；哼，自去年秋天起，刷刷不上來了。我不信什麼「江郎才盡」那一套，更不信將近四十歲便得算老人；我願老努力的寫，幾時入棺材，幾時不再買稿紙。可是，環境也得允許我去寫，我纔能寫，纔能寫得好。整天的瞎忙，在應休息的時間而拿起筆來寫東西，想要好，真不容易！我並不願把一切的罪過都推出去，只說自己高明。不，我永遠沒說過自己高明；不過外面的壓迫也真的使我「更」不高明。這是非說出不可的，我自己的不高明，與那些使我更不高明的東西，至少要各擔一半責任。

這可也不是專爲向讀者道歉。在風格上有一些變動，從這十篇裏可以顯明的

看到；這個變動與心情是一致的。這裏的幽默成分，與以前的作品相較，少得多了。笑是不能勉強的。文字上呢，也顯着老實了一些，細膩了一些。這些變動是好是壞，我不知道，不過確是有了變動。這些變動是這半年多的生活給予作品的一些顏色，是好是壞，還是那句——我不知道。有人愛黑，有人愛白；不過我的顏色是由我與我的環境而決定的。

有幾篇的材料滿夠寫成中篇或長篇的，因為忙，所以寫得很短，好像麵沒釀好，所以饅頭又小又硬。我要不把「忙」殺死，「忙」便會把我的作品全下了毒藥！什麼時候纔能不忙呢？！

說了這麼一大套，大概最大的好處也不過足以表明我沒吹牛；那麼，公道買賣，逛書店的先生們，請先嘗後買，以免上當呀！

老舍序於青島。一九三五，五月。

目錄

上任	一
犧牲	三一
柳屯的	七七
末一塊錢	一一七
老年的浪漫	一三五
毛毛蟲	一五五
善人	一六三
鄰居們	一七五
月牙兒	一九五
陽光	二四三

上任

尤老二去上任。

看見辦公的地方，他放慢了步。那個地方不大，他曉得。城裏的大小公所和賭局煙館，差不多他都進去過。他記得這個地方——開開門就能看見千佛山。現在他自然沒心情去想千佛山；他的責任不輕呢！他可是沒透出慌張來；走南闖北的多年了，他拿得住勁，走得更慢了。胖胖的，四十多歲，重眉毛，黃淨子臉。灰嗶嘰襖袍，肥袖口；青緞雙臉鞋。穩穩的走，沒看千佛山；倒想着：似乎應當坐車來。不必，幾個夥計都是自家人，誰還不知道誰；大可以不必講排場。況且自己的責任不輕，幹嗎招搖呢。這並不完全是怕；青緞鞋，灰嗶嘰袍，恰合身分

，慢慢的走，也顯着穩。沒有穿軍衣的必要。腰裏可藏着把硬的。自己笑了笑。

辦公處沒有什麼牌匾：和尤老二一樣，裏邊有硬傢伙。只是兩間小屋。門開着呢，四位夥計在凳子上坐着，都低着頭吸煙，沒有看千佛山的。靠牆的八仙桌上有幾個茶杯，地上放着把新洋鐵壺，壺的四圍爬着好幾個香煙頭兒，有一個還冒着煙。尤老二看見他們立起來，又想起車來，到底這樣上任顯着「禿」一點。可是，老朋友們都立得很規矩。雖然大家是笑着，可是在親熱中含着敬意。他們沒因為他沒坐車而看不起他。說起來呢，稽察長和稽察是作暗活的，活不惹耳目越好。他們自然曉得這個。他舒服了些。

尤老二在八仙桌前面立了會兒，向大家笑了笑，走進裏屋去。裏屋只有一條長棹，兩把椅子，牆上釘着個月分牌，月分牌的上面有一條臭蟲血。辦公室太空了些，尤老二想：可又想不出添置什麼。趙夥計送進一杯茶來，飄着根茶葉棍兒。尤老二和趙夥計全沒的說，尤老二擦了下腦門。啊，想起來了：得有個洗臉

盆，他可是沒告訴趙夥計去買。他得細細的想一下：辦公費都在他自己手裏呢，是應當公開的用，還是自己一把死拿？自己的薪水是一百二，辦公費八十。賣命的事，把八十全拿着不算多。可是夥計們難道不是賣命？況且是老朋友們？少年不是一處吃，一處喝；睡土窩子不是一同住大炕？不能獨吞。趙夥計走出去，老趙當頭目的時候，可曾獨吞過錢？尤老二的臉紅起來。劉夥計在外屋溜了他一眼。老劉，五十多了，倒當起夥計來，三年前手裏還有過五十枝快槍！不能獨吞。可是，難道白當頭目？八十塊大家分？再說，他們當頭目是在山上。尤老二雖然跟他們不斷的打聯絡，可是沒正式上過山。這就有個分別了。他們，說句不好聽的，是黑面上的；他是官。作官有作官的規矩。他們是棄暗投明，那麼，就得官事官辦。八十元辦公費應當他自己拿着。可是，洗臉盆是要買的；還得來兩條手巾。

除了洗臉盆該買，還似乎得作點別的。比如說，稽察長看看報紙，或是對夥

計們訓話。應當有份報紙，看不看的，擺着也夠樣兒。訓話，他不是外行。他當過排長，作過稅卡委員；是的，他得訓話，不然，簡直不像上任的樣兒。況且，夥計們都是住過山的，有時候也當過兵；不給他們幾句漂亮的，怎能叫他們佩服。老趙出去了。老劉直咳嗽。必定得訓話，叫他們得規矩着點。尤老二咳了聲，立起來，想擦把臉；還是沒有洗臉盆與手巾。他又坐下。訓話，說什麼呢？不是約他們幫忙的時候已經說明白了嗎，對老趙老劉老王老褚不都說的是那一套麼？「多年的朋友，捧我尤老二一場。我尤老二有飯吃，大家夥兒就餓不着；自己弟兄！」這說過不止一遍了，能再說麼？至於大家的工作，誰還不明白——反正還不是用黑面上的人拿黑面上的人。這只能心照，不便實對實的點破。自己的飯碗要緊，腦袋也要緊。要真打算立功的話，拿幾個黑道上的朋友開刀，說不定老劉們就會把盒子炮往裏放。睜一眼閉一眼是必要的，不能趕盡殺絕；大家日後還得見面。這些話能明說麼？怎麼訓話呢？看老劉那對眼睛，似乎死了也閉不

上。幫忙是義氣，真把山上的規矩一筆鉤個淨，作不到。不錯，司令派尤老二是爲拿反動分子。可是反動分子都是朋友呢。誰還不知道誰吃幾碗乾飯？難！

尤老二把灰嘩嘩袍脫了，出來向大家笑了笑。

「稽察長！」老劉的眼裏有一萬個「看不起尤老二，」「分派分派吧」。

尤老二點點頭。他得給他們一手看。「等我開個單子，咱們的事兒得報告給李司令。昨兒個，前兩天，不是我向諸位弟兄研究過？咱們是幫助李司令拿反動派。我不是說過：李司令把我叫了去，說，老二，我地面上生啊，老二你得來幫幫忙。我不好意思推辭，跟李司令也是多年的朋友。我這麼一想，有辦法。怎麼說呢，我想起你們來。我在地面上熟哇，你們可知底呢。咱們一合把，還有什麼不行的事。司令，我就說了，交給我，司令既肯賞飯吃，尤老二還能給臉不兜着？弟兄們，有李司令就有尤老二，有尤老二就有你們。這我早已研究過了。我開個單子，誰管哪裏，誰管哪裏，合計好了，往上一報，然後再動手，這像官事，

是不是？」尤老二笑着問大家。

老劉們都沒言語。老褚擠了擠眼。可是誰也沒感到僵得慌。尤老二不便再說什麼，他得去開單子。拿筆刷刷的一寫，他想，就得把老劉們唬背過氣去。那年老褚綁王三公子的票，不是求尤老二寫的通知書麼？是的，他得刷刷的寫一氣。可是筆墨硯呢？這幾個夥計簡直沒辦法！「老趙，」尤老二想叫老趙買筆去。可是沒說出來。爲什麼買東西單叫老趙呢？一來到錢上，叫誰去買東西都得有個分寸。這不是山上，可以馬馬虎虎。這是官事，誰該買東西去，誰該送信去，都應當分配好了。可是這就不容易，買東西有扣頭，送信是白跑腿；誰活該白跑腿呢？「啊，沒什麼，老趙！」先等等買筆吧，想想再說。尤老二心裏有點不自在。沒想到作稽察長這麼囉嗦。差事不算狠甜；也說不上苦來，假若八十元辦公費都歸自己的話。可是不能都歸自己，夥計們都住過山；手兒一緊，還真許嚙個黑棗，是玩的嗎？這玩藝兒不好辦，作着官而帶着土匪，算哪道官呢？不帶土匪又真不

行，專憑尤老二自己去拿反動分子？拿個屁！尤老二摸了摸腰裏的傢伙：「哥兒們，硬的都帶着哪？」

大家一齊點了點頭。

「媽的怎麼都啞吧了？」尤老二心裏說。是什麼意思呢？是不佩服咱尤老二呢，還是怕呢？點點頭，不像自己朋友，不像；有話說呀。看老劉！一臉的官司。尤老二又笑了笑。有點不夠官派，大概跟這羣傢伙還不能講官派。罵他們一頓也許就罵歡喜了？不敢罵，他不是地道士匪。他知道他是腳踩兩支船。他恨自己不是地道士匪，同時又覺得他到底高明，不高明能作官麼？點上根煙，想主意，得餵餵這羣傢伙。辦公費可以不撒手；得花點飯錢。

「走哇，弟兄們，五福館！」尤老二去穿灰嗶嘰襖袍。

老趙的倭瓜臉裂了紋，好似是熟透了。老劉五十多年製成的石頭腮梆笑出兩道縫。老王老褚也都復活了，彷彿是。大家的嗓子裏全有了津液，找不着話說也

舐舐嘴唇。

到了五福館，大家確是自己朋友了，不客氣：有的要水晶肘，有的要全家福，老劉甚至於想吃鍋燂鷄，而且要雙上。吃到半飽，大家覺得該研究了。老劉當然先發言，他的歲數頂大。石頭腮梆上紅起兩塊，他喝了口酒，夾了塊肘子，吸了口煙。「稽察長！」他掃了大家一眼：「煙土，暗門子，咱們都能手到擒來。那反——反什麼？可得小心！咱們是幹什麼的？傷了義氣，可合不着。不是一共纔這麼一小堆洋錢嗎？」

尤老二秒酒勁催開了胆量：「不是這麼說，劉大哥！李司令派咱們哥幾個，就爲拿反動派。反動派太多了，不趕緊下手，李司令就不穩；他吹了，還有咱們？」

「比如咱們下了手，」老趙的酒氣隨着煙噴出老遠，「斃上幾個，咱們有槍，難道人家就沒有？還有一說呢，咱們能老吃這盤飯嗎？這不是怕。」

「誰怕誰是丫頭養的！」老褚馬上研究出來。

「丫頭泥養的！」老趙接了過來：「不是怕，也不是不幫李司令的忙。義氣，這是義氣！好尤二哥的話，你雖然幫過我們，公面私面你也比我們見的廣，可是你沒上過山。」

「我不懂？」尤老二眼看空中，冷笑了聲。

「誰說你不懂來着？」葫蘆嘴的王小四頓出一句來。

「是這麼着，哥兒們，」尤老二想烹他們一下：「捧我尤老二呢，交情；不捧呢，」又向空中一笑，「也沒什麼。」

「稽察長，」又是老劉，這小子的眼睛老瞪着：「真幹也行呀，可有一樣，我們是夥計，你是頭目；毒兒可全歸到你身上去。自己朋友，歹話先說明白了。叫我們去掏人，那容易，沒什麼。」

尤老二胃中的海參全冰涼了。他就怕的是這個。夥計辦下來的，他去報功；